

# 潮汕方言的外来词及其文化背景<sup>①</sup>

林伦伦

**提要** 潮汕的外来词不多,但很有文化价值。因为这些外来词除由先民的古台语中保留下来外,多是与外族进行文化交流中带进来的,皆有其明显的文化背景。本文即以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究这些外来词的来源及其文化意义。

**主题词** 古台语、闽方言、壮傣语支、马泰英借词、粤语

本文所说的外来词,既包括潮汕方言中来自汉语以外的语言的词,也包括来自闽方言以外的其他汉语方言的语词,从广义的角度讲,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来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多从词汇入手,而外来词作为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最具文化品格的。“它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外族语的某些语言文化特征,也反映本族语的某些语言文化特征”。<sup>①</sup>因而,从外来词入手,探讨潮汕语言文化与外族(外方言区)语言文化的交流,不但对方言词的研究有意义,对潮汕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 一、潮汕方言中的古台语借词与潮汕的先民

关于潮汕先民的民族性质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有谓“俚人”者,有谓“畬人”者,而畬人和俚人究竟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sup>②</sup>笔者是历史学,人类学之门外汉,不敢有所评说,但从潮汕方言中存在的少数民族借词来看,我们却敢于认为潮汕先民是一种操古台语(指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少数民族,入潮的汉人(闽人)曾经与他们有过共同劳动,生活,语言文化有过密切交流,虽然,今天的潮汕地区已没有壮族人,黎族人或傣族人居住,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潮汕方言中存在着的壮语,黎语或傣语很接近的一些语词的来源。如:

[oŋ<sup>6</sup>],抱着娃娃哄其入睡,潮汕话叫~。壮,侗,傣语均谓抱为[UM],黎语中沙话叫[?om],皆与潮汕话相似。

[pai<sup>2</sup>],次,回,潮汕话叫~。俗语云“一~见百~”,先前叫“先~”,“许~”,近日叫“只~”。壮语称次、回为[pai],黎语通什话叫[fa:i],与潮汕话同近,今广州话,海南话,雷州话也有此借词,可做佐证。

① 收稿日期:1991年12月20日

[tau<sup>2</sup>], 次, 回, 盘, 潮汕话也叫~, 如“去过一~”, “行二~棋”, 今侬语称为 [ta : u], 傣语称为 [tə], 雷州话也称次, 回为~。

[iam<sup>3</sup>], 从人或物身上跨过, 潮汕话叫做~。如“乞婆娘~着就委危(被女人从身上跨过就长不高)”, 今壮语称践踏, 跨过为 [ha : m], 傣语叫 [xa : m], 与潮汕话近。

[iam<sup>2</sup>], 看一下潮汕话叫~。如“我~睇伊有在也无(我看一下他在不在)”。壮语龙州话叫 [jo : m], 傣语为 [jem], 皆与潮汕话接近。

[pi<sup>1</sup>], 哨子, 潮汕话叫~, 吹哨子叫“湓~”。傣语, 黎语保定, 西方话均称笛子为 [pi], 似也同源。

[pa<sup>1</sup>], 潮汕话中有个别鱼名称~, 如“~鳞(鳞音 [lag<sup>1</sup>]), 如“碰鳞”。“~鳞”即圆鲢, 因尾部有硬鳞而名。~即鱼, 壮语中叫 [pja], 傣语中叫 [pa], 与潮汕话一致。”~鳞, “~毛”是按壮侬语修饰成分后置的语法规则构词的, 用汉语说应是“鳞鱼”, “毛鱼”。<sup>③</sup>

潮汕话与壮侬语支的密切关系, 还可以从民俗风情等其他文化现象中得到佐证, 如潮汕人死后, 有“买水报地头”之习俗, 这种习俗源于壮族: “老人寿终正寝, …孝男或孝女便到河边买水(烧纸, 投铜线进河里)回来…给死者洗身……此俗已沿袭很久, 〈岭外代答〉说: ‘亲人始死, 孝人披发, 顶竹笠, 提瓶瓮, 持纸钱到河边号恸, 掷钱于水, 而汲归浴尸谓之买水’”<sup>④</sup>又如潮人以前流行二次葬之俗, 与现代壮族之丧葬风俗也相似: “即埋棺数年之后, 择吉日再挖坟开棺, 把遗骨按人体骨骼构造的顺序拾于一只瓦坛(又叫金坛)内, 请地理先生选择风水好的地方第二次下葬, “潮汕话称这只骨灰罐为“灰金甌”, 与壮族叫法也近似。<sup>⑤</sup>再如, 潮汕山区有“斗墟”之俗, 也源于壮族, 〈太平寰宇记〉谓“容州夷多民少…不习文字, 呼市为墟。”“墟”字〈说文解字〉只作“虚”, 释为“大丘”, 无集市之义, 作集市解时, 是个译音外来词, 今壮语便称集市为 [hau] 或 [hu], 与潮音读“墟”为 [hu<sup>1</sup>] 相接近。此外, 从潮汕地名中也能看到壮侬语的遗迹。“壮人称‘山’为‘巴’, 称‘山谷小平原’为‘崙’[龙, 陇]”。<sup>⑥</sup>在临高人聚居的地区, 用“南, 和, 文, 美”等字开头命名的地名很多,<sup>⑦</sup>潮汕话中, 以“美”(或读如“尾”), “陇”字命名的地名也不胜枚举。

## 二、潮汕方言保留的古汉语外来词与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K. B. T. Karlgren, 1889—1978)在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说:“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 最特殊的。”的确, 在潮汕方言中保留着很古老的汉语语音特点, 也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语词。在这些古语词中, 有一部分是外来词, 通过对它们的研究, 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其来源, 还可以追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交流的轨迹, 从而探讨中外文化交流史, 这里试以几个植物名词为例:

菠萝, 潮音 [pue<sup>1</sup>Ley<sup>5</sup>] (飞龙) 菠萝两字在南朝梁顾野王编的字典〈玉篇〉中就有了, 估计是汉魏六朝时从波斯转道尼泊尔引进的, 〈新唐书·西域传〉载: 泥波罗于贞观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棱, 酢菜、浑提葱, 〈唐会要〉一〇〇卷也云: “贞观二十一年, 尼泊尔国献波棱菜, 类红蓝, 实如蒺藜。”唐,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则云: “波棱种出自西

国,有僧将其子来。”《汉语外来语词典》第48页谓词源是古尼泊尔语 *palinga*, 指一地名,“菠梭”乃是其音译,今普通话省作“菠菜”,已失去外来词音译之形,唯潮汕话仍保留与原词相近的叫法。

吉贝,潮音 [ka'pua<sup>3</sup>] 或 [ka'pe<sup>74</sup>], 指一种土织的布或硬纸板吉贝也称古贝,劫贝,也是个外来词,原指木棉(即今日的棉花),与蚕桑之棉相区别,《隋史,西南夷传》:其地“又出玳瑁,贝齿,古贝,沉木香。”《梁书·林邑国传》:“古贝者,树名也,其华(花)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纁布不殊。”以古贝棉织成的布也叫古贝。同上书狼牙修国传便记载,“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为干纁。”《新唐书·南蛮传》也云:“古贝,草也,缉其花为布,粗曰贝……”可知古贝源于东莨亚一带,南北朝时已输入中国。其原词可能为马来,印度支那一带的语言,例如巴那语叫棉为 *kopaih*, 就与今天的潮州话很接近。

橄榄,也是个外来词,估计来自波斯或中南半岛,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橄榄树,身耸,…其子深秋熟,味虽苦涩,咀之芳馥,胜含鸡骨香。”《本草纲目》卷三一:“有一种波斯橄榄……”

石榴,原名安石榴,又译若榴,涂林,原产西域安息,大夏,大宛,天竺等国,汉代传入我国,晋·张华《博物志》载:“张骞使大夏,得石榴。”有人认为安石榴的语源是伊兰语 *Arsak*, 即安息(国),因其物来自安息国而得名,今潮音读石榴之“石”为 [sio<sup>78</sup>], 音近于“息”。

油麻,即芝麻,原名胡麻,因来自西域而得名。《事物原始》载:“张骞使西域,至大宛,得其种,植于中国,向名胡麻,石勒时讳“胡”字,改名芝麻。”芝麻,也作脂麻,与油麻同义,因其可榨油而名之。宋代仍称油麻,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又:“海蛤今不识其生时,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

詹卜,即梔子花,是个译音词,又译瞻博,占博加等,词源是梵语 *campaka*, 今潮音读为 [siam<sup>5</sup>pok<sup>6</sup>], 与其非常接近,詹卜也是从西域传进中国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相传即西域詹卜花也。”<sup>⑧</sup>

自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以来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三国两晋,战乱频仍,中经五代十六国南北朝,西来北下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大融合,使西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隋唐鼎盛时期,西域之武夫墨客,工匠艺人更是挟技而来归华夏,使西域文化渐渐深入汉区,并不同程度地汉化而终于成为汉文化的成分,这些只是植物方面的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在普通话中的汉化程度已大大加强,而在潮汕话中,多数还保留着原始的翻译形式,因而也更有利于我们探索词源并追溯中外文化交流史。

### 三、潮汕方言的马泰英借词与潮汕人“过番”的历史

从明代开始,潮汕人就开始远涉重洋到东南亚地区及港澳地区谋生,潮汕人称之为“过番”。至现在,汕头市和潮州市近1000万人口中,差不多有5至6百万亲人在东南亚

各国和港澳。由于在东南亚各国的潮人之多,使得潮州话能在所在国流行,甚至成了市井通行的语言。但是,对于侨居国来说,潮州话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它的流通范围不可能大于侨居国的国语。因而在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国,就有了马来语,泰语与潮州话(闽南话)同时通行的双语现象。这种双语现象造成了两种语言的互相影响,使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泰语中诸如“菠梭,玻璃菜,粿条,唆罗包,豉油,浙醋”等物名都直接借自潮州话。印尼语中借自潮州话(闽南话)的词语也很多,如“头家,嬲𧄸(女人),红包、豆干,甲由(蟑螂),十五夜,福气,冬节”等<sup>⑩</sup>相应的,异国潮汕话中也有了不止所在国国语借词。这些借词由回家乡探亲或定居的华侨,华人带回潮汕地区,特别是一些当时潮汕地区尚没有的事物的名称更容易在潮汕本土保留下来,流传开去,终于成了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一类独特的外来词。如:

吗掷,潮音 [ma<sup>2</sup>ta<sup>6</sup>],指逮捕,词源是马来语的 mata--mata,原义为警察。另潮州以前称警棍为“吗掷槌”,也同源。

亚铅,潮音 [a<sup>1</sup>is<sup>5</sup>],铁丝,马来语为 ayan。

动角,潮音 [təg<sup>6</sup>ka<sup>6</sup>k<sup>4</sup>],手杖,马来语词源为 tongket。

五脚砌,潮音 [gou<sup>6</sup>k 'a<sup>1</sup>ki<sup>7</sup>?],指城市骑楼下的人行道,马来语 kaki 意为五英尺,因骑楼下的人行道宽五尺而名,新加坡潮州话为 gokaki。

磨羽,潮音 [ba<sup>7</sup>u<sup>2</sup>],指气味,马来语为 ba-u。

龟里,潮音 [ku<sup>1</sup>li<sup>2</sup>],伙计,店员,在人家厂里,店铺里打工,称为“食龟里”。马来语叫店员为 kuli,似是词源。有人则认为借自英语 coolie (苦力),也可通。

罗的,潮音 [lo<sup>5</sup>ti<sup>1</sup>],潮汕本土指一种形为圆粒,上点砂糖的儿童饼干,在新加坡则指面包或饼干,马来语叫 roti,饼干,新加坡潮州话叫“罗的饼”。

龟啤,潮音 [ku<sup>1</sup>pi<sup>5</sup>],新加坡潮汕话叫“糕啤”,马来语原词为 kopi。

舒甲,潮音 [su<sup>1</sup>ka<sup>7</sup>?],合意,喜欢,马来语为 suka。

逃隆,潮音 [to<sup>5</sup>log<sup>5</sup>],饶恕,马来语词源为 tolong。

凝,潮音 [gi<sup>6</sup>],意为痴呆,马来语为 tingagila,新加坡潮州话译为“丁亚凝”,“凝”是简称。

有些外来词的词源是英语,但究竟是由港澳同胞带来,还是由东南亚华侨,华人先借自泰语或英语,再辗转带回潮汕本土,还很难说清楚。例如:

罗离,潮音 [lo<sup>3</sup>li<sup>5</sup>],指汽车,英语为 lorry,原指货车。

妈多猴,潮音 [ma<sup>1</sup>to<sup>1</sup>kau<sup>5</sup>],旧时称摩托,英语为 motorcar。

目头,潮音 [mak<sup>8</sup>t 'au<sup>5</sup>],旧时指商标,现多引申指来头,词源是英语 mark。

基罗,潮音 [ki<sup>1</sup>lo<sup>5</sup>],意为千瓦,英语为 kilo-,意为“千”,新加坡潮州话称公斤为基罗 (kilo-gram),泰国则只称作“罗”,而另以基罗指公里 (kilo-meter),同理。

背氏,潮音 [pue<sup>3</sup>si<sup>6</sup>],英语为 base,指轴承座。

实巴拿,潮音 [sik<sup>8</sup>pa<sup>1</sup>na<sup>5</sup>],扳手,英语为 spanner,粤语译为“士巴拿”。

术(球),潮音 [suk<sup>8</sup>],投篮(篮球术语),英语为 shoot 或 shot。

肉,潮音 [nek<sup>8</sup>],触网(乒乓球术语),英语为 net,意即网,触网。

司绿, 潮音 [si<sup>1</sup>lek<sup>8</sup>], 虫蛟清漆, 英语词源为 shellac。<sup>⑩</sup>

#### 四、潮汕方言中的粤语借词与粤(港)汕经济文化交流

潮汕话虽属于闽南方言,但在行政区划上,潮汕则一直隶属于广东省。粤语为广东省城话,广东人大部分操粤语。潮汕人有很多在广州学习、工作,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广州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粤汕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更是络绎不绝。广东电视珠江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粤语节目和香港粤语电视连续剧在汕头的播出。商业上的需要,比如贸易公司和旅游公司,宾馆把粤语作为招工条件之一,这种种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使得粤语在潮汕大地产生很大的影响。粤汕公路上的汕尾,海丰,葵潭,潮阳等地,能说粤语的已大有人在,汕尾市几乎改变了原有的闽方言而流行粤语。在汕头,粤语学习班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且生源不断。汕头大学之公关专业,英中文秘书专业等大专班也开设了粤语课程。粤语在潮汕的流行,使潮汕话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吸收了一些粤语词。例如:

够力,潮音 [kau<sup>3</sup>lak<sup>6</sup>],意为够劲儿,很好。

岩晒,潮音 [gam<sup>1</sup>sai<sup>7</sup>],意为完全合适,刚好。

车大炮,意为吹牛。

咧,潮音 [le<sup>2</sup>?<sup>4</sup>],意为好,出色,也作“咧斗”,粤语指聪明,能干。

界面,给面子。“界”潮 [pi<sup>2</sup>],只用在在这个借词中。表示“送”,“给”潮汕话用“分”或“乞”不用“界”。

有些英语借词,则是潮汕话转借自香港粤语的。例如。

的士,潮音 [ti<sup>1</sup>sw<sup>6</sup>]。英语为 taxi,粤语译为“的士”,音近,如果潮汕话直接译自英语,应作“迪视”[tek<sup>8</sup>si<sup>6</sup>],“的士”只是转借自粤语。此外如“打的”,“镭射”,“大巴”,“中巴”,“小巴”,“迪斯科”,“大哥大”,“波鞋”,“T恤”等均如是。

#### 注释:

①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第15,1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参阅赵春晨等《建国以来潮汕史研究述评》,(载《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③本文少数民族语言材料采自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元生等《海南临高话》(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

④覃国生等《壮族》第126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⑤同④书第128页。

⑥同④书第6页。

⑦《海南临高话》第3页。

⑧本节例子引自拙著《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并参考了同①书有关章节。

⑨参阅拙文《访泰札记·泰国的潮州话》(载《潮人》1991年第2期),杨启光《印尼语闽南话借词初探》(载北京大学《东方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⑩参阅李永明〈新加坡潮州话的外语借词和特殊词语〉(载〈方言〉1991年第1期),陈钦松,陈惠松〈潮汕方言的借词〉载〈韩山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 寄赠张竞生博士

章伯钧

花甲逢春又十三，    满头拗发犹如簪。  
何当脱胎换骨后，    星际遨游还许参。

### 悼张竞生博士

黄鹤汀

书生无力雪沉冤，    搔首问天春雨翻。  
时难末堪作谏祭，    何人他日赋招魂。

注：1969年张遭批斗，被解往樟溪厂埔村。1970年6月18日脑溢血身亡。1984年7月得平反昭雪。